



the American 美国公敌

[美] 安德鲁·布里顿/著 张珂/译

THE AMERICAN



新世界出版社

美国公敌

[美] 安德鲁·布里顿/著 张珂/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公敌 / (美) 布里顿著; 张珂译.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0.2

ISBN 978-7-5104-0788-8

I. ①美… II. ①布…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5914 号

THE AMERICAN BY ANDREW BRITTON

Copyright © 2006 by Andrew Britton

ISBN:0-7582-1333-6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Kensington Publishing Corp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NEW WORLD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09-7119

美国公敌

作 者:(美)布里顿著 张珂译

责任编辑:连 慧

封面设计:大象设计

版式设计:韩东坡

责任印制:李一鸣 杨 军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行部:(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编室:(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印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710×1020 1/16

字数:280 千字 印张:18

版次: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04-0788-8

定价:3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6899 8638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妈妈安妮

鸣 谢

首先要感谢琳达·卡什丹。琳达的建议非常有先见之明，即使当时我没有采纳，随后我的出版商也提出来了，并且最终在书中有所体现。没有她我便无法完善此作品。

特别感谢维克郡警长办公室的马克·A·琼斯不吝宝贵时间和赐教，感谢特区警察局罗德尼·帕克警官提供的宝贵意见，感谢医学博士艾丽卡·里斯的宝贵意见，更重要的是她的友谊。

衷心感谢肯新顿才华横溢的专业团队：总裁兼CEO史蒂文·扎柴瑞尔斯、劳里帕肯、米凯拉·汉密尔顿和温迪·伯特赫特。对于我的编辑奥德利·拉法赫给予我的无限支持和热情，我还要表示永远的感激。

感谢我的文稿代理人南希·科菲，她始终对本书抱有极大的信心。

感谢杰拉里·瓦尔迪赖斯在我全身心投入文稿研究时给予我的支持。

目录

contents



序幕：华盛顿特区 / 001

1. 缅因州伊丽莎白角 / 009

2. 华盛顿特区 / 013

3. 弗吉尼亚·朗利 / 019

4. 伊朗 / 023

5. 华盛顿特区·伊丽莎白角 / 029

6. 华盛顿特区 / 036

7. 伊朗 / 048

8. 乔治亚州布鲁克斯县 / 053

9. 华盛顿特区 / 061

10. 朗利·弗吉尼亚诺福克 / 069

11. 诺福克 / 079

12. 伊朗·诺福克 / 083

13. 南非开普敦 / 091

14. 伊朗 / 097

15. 开普敦 / 101

16. 伊朗·开普敦 / 104

17. 塔吉克斯坦·开普敦·南非比勒陀利亚 / 111

- 
18. 塔吉克斯坦·比勒陀利亚 / 128
19. 比勒陀利亚·塔吉克斯坦·朗利 / 135
20. 弗吉尼亚阿什兰·华盛顿特区 / 143
21. 诺福克·华盛顿特区 / 149
22. 弗吉尼亚亚历山大市 / 157
23. 华盛顿特区·汉诺威县（弗吉尼亚州） / 168
24. 华盛顿·朗利 / 178
25. 泰森斯角弗吉尼亚·伊丽莎白角·汉诺威郡 / 202
26. 泰森斯角·汉诺威郡 / 207
27. 泰森斯角 / 212
28. 弗吉尼亚·里士满·汉诺威郡 / 218
29. 泰森斯角·汉诺威郡·华盛顿特区 / 228
30. 朗利·伊丽莎白角 / 258
31. 华盛顿特区·伊丽莎白角 / 274



序幕：华盛顿特区

他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他们认为对于一个并不太重要的发布会来说，这个地点再合适不过了。

他们抱怨是理所当然的事。会议组织人员完全没有预料到这种状况，负责安排座位和发放采访证的实习生的确本应该得到赞赏，忘乎所以才对。但是工作时常中断，实际上使整个进程被延误，抱怨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来满足与会人员的需求。他们给迟到的人员增加了座椅，提供了咖啡壶，定时往冰水壶中续水。华丽的水晶吊灯高高地悬挂在头顶上，提供充足的光线。摄影师还是抱怨光线不够，但并没有用。这个房间从没考虑过采用自然光。出于安全目的，六扇巨大的窗户用钢丝固定住了，窗户上挂着下垂的深红色窗帘，窗帘的颜色与地毯的颜色十分协调。闪烁的水晶吊灯上面，一对被人遗忘的星形气球漫无目的地飘荡在镀金天花板上。尽管墙上没有悬挂通常所见的画饰，但是墙面也重新布置过了，可能胜过高大的科林斯柱式大理石柱。

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认为通常的权力象征非常引人注目。然而，这个房间缺少的无疑就是空间。他们人挤人，大家都觉得不方便，所有人都注意到了这个情形。但随着听证会的进行，抱怨声开始减弱。很快他们就奋笔疾书，并对那些喋喋不休的人怒目而视。最终，低声的耳语也消失殆尽，他们全神贯注地聆听开幕人的讲话，现在他就站在在座的各位的幕布前面。

“我相信今天我们与某些华盛顿最受人尊敬和最有影响力的人取得了一致意见，其中包括那些意见会对总统作出决策来说至关重要的人。他将会对今天下午委员会得出的多数结论表示赞同，对此我十分有信心。我再说一个问题……苏珊，我看到你在那里坐立不安。各位少安毋躁。”

当 CNN 记者脸红着向演讲台后面的人提问时，拥挤的报社和电视记者



群中荡起一小阵笑声。她问道：“莱维参议员，您希望向伊朗临时政府发出这个最后通牒达到什么目的？伊拉克战争的结果备受争议，您是否认为本届政府将步其后尘？”

听到记者最后的补充，参议员皱了皱眉，在场的所有人都注意到了这个动作。“首先，我们的目标是向伊朗的掌权者表明，如果伊朗正在实施会对本国人民造成直接伤害的战略准备，美国不会等闲视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尚不考虑（我要明确声明这一点）发生武装冲突，甚至向该地区分期运输军队的可能性。”

莱维停顿片刻，表面上是给人造成他在集中注意力的印象，实际上只是为了面子上好看。“现在我们有实证证明伊朗重新启动了提炼用于核武器的铀的计划，还有决定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府时所缺少的证据。现在的情况是总统拒绝承认新的伊朗政府。我（我们）完全支持他的这个决定。此外，我们已取得希拉克总统和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的初步承诺。两国领导人向我们保证，如果能够就部分补偿达成协议，相应各国在伊朗铀石油交易的所有公司都将准备终止合同，并尽早撤离该地区。尽管这些承诺预计要在十一月份晚些时候进行的会谈中实现，但是这在增强已经实施的制裁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我向你保证，我们在形成反对伊朗发展核能的统一战线方面的努力不会停滞不前。”

莱维又作了停顿，短暂的停止招致一阵喧嚷声。他没有理会，将目光聚集在第三排非常吸引人的年轻记者身上。“苏珊，作为对你的第二个问题的回应，我想强调，我们希望联合国积极参与此事。我上面提到的核武器生产证据现已提交给了安理会。下个月早些时候该证据检查结束后，我们预计联合国将会对伊朗新政权进行的活动作出强有力的决议和谴责。不，很抱歉。就这样。”他边说边有一阵音浪向他袭来，“谢谢你们参加今天的听证会。”

丹尼尔·莱维参议员在暴风骤雨般袭来的问题声中走下主席台，他并无意作出回答。四个半小时的听证会糟透了，二十六个参议员同事提高的嗓门和照相机闪光灯无休无止让人头晕目眩的灯光使他感觉头一跳一跳地疼，胃部也在隐隐作痛。莱维很确定，最近诊断出来的溃疡全拜中东地区再次酝酿的麻烦所赐。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最近去世，这导致伊朗任命了极端保守的教会神职人员，显然他们对美国的关系不太友好。尽管片刻之前他的意见并非如此，但是他非常清楚，中东地区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又迫在



眉睫。

他离开秘密会议室，敏捷地大踏步向右急转，每步要跨过两个大理石台阶。他正走着，他的首席顾问凯文·阿尔丹跟了上来。

莱维说：“那么，我们将再次开始这种毫无意义的行为。”他用手理了理浓密的银发，低声念叨着，他始终怀疑他的人数不多但是极其高效的特工局分遣队。国会众议院议员通常没有资格受到这个级别的保护，但是作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他的安全得到特别关注，尤其是经历过最近的事件。“我们在伊拉克花费了数十亿美元，因此我们的公民可能得到他们的儿子和女儿正在网络电视上灭亡的印象。我们他妈的到底得到了什么回报，凯文？”

阿尔丹斜着眼睛盯着参议员。他看他必须稍稍低头，因为莱维至少比他矮一整个头。他百无聊赖地想，参议员暗地里会不会为自己身高不足而内心感到不安呢？但另一方面，华盛顿最有权力的人们是不会为这种微不足道的琐事挂心的。阿尔丹提醒自己，毕竟这是此行的目的。

“长官，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坚持政党的路线。或许以后你能够设法与此事摆脱干系，但是现在你被视为布雷尼曼最大的支持者。我们已经在进行民意测试——如果公众支持开始倒戈相向，我们将可以根据情况改变立场。”

莱维大吃一惊，这种说法让他感到有点意思。尽管他非常重视这个顾问的意见，但他在权衡他的意见时，总是会考虑到阿尔丹年轻气盛，经验尚浅。前几天他刚刚上了国家电视台的节目，他把部门的荣誉全都归功于总统。近期看来，他完全没有可能改变自己的立场，否则他就会被视作政党内的叛徒。另外，他强烈相信他做得没错。当他私下里进行抱怨的时候，他知道他将承受一切必要的政治后果，以防止伊朗在核武器上兴风作浪。

当他们经过拉塞尔参议院大楼独具匠心的圆形大理石大厅的时候，这些思绪从他脑海中退去。莱维从没有停下来感受这座建筑的惊世之美以及它的鬼斧神工；它不断地提醒他的工作的重要性，以及他身居此位是何其幸运。他被特工处的特工向袖口的通话器悄悄说话的声音从白日梦中拉了回来。特工抬头看着莱维。

“长官，他们已经准备好出发。我们从第二个通道走。”莱维轻轻颌首以示回应，然后穿过大楼入口。外面的天气对于十月中旬的华盛顿来说司空见



惯，狂风裹挟着细雨斜着席卷而过，妄图把阿尔丹撑在莱维头上的雨伞吹跑。特工们护送莱维快速向后面一辆雪佛兰 Suburban 越野车走去。

莱维知道第一辆车里坐的是四个全副武装、手持半自动武器的特工。分遣队队长坐在第二辆车的副驾驶位置。他隐约感觉有一辆车在后面不远的地方跟着他们。他回头往左边的街道上看看，却发现无迹可寻。

最初分配给他分遣队的时候，莱维曾经觉得他们出现的频率太高，完全没有必要，还令他觉得尴尬。他也曾经多次对总统说过这件事，但是当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真相大白时，莱维才觉得威胁在迫近，增加安全措施也合情合理。

但这并不是说他必须喜欢它。他对特工处分遣队进行了严格限制；除非出现紧急情况，否则特工不允许踏进他的住宅，他的日常上下班往返路程完全不受影响。从他的办公室到家 25 分钟的路程要跨越一条河，这是一天中难得清静、不受干扰的时刻。但是呼啸而过的警笛，被迫移动的愤怒开车人大声鸣笛，让他没有办法享受静默的时刻。尽管特工队长全力解决这些情况，但是莱维参议员是华盛顿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们真的不是摆设。最终，他打了五分钟电话解决了争端。

特遣队机警的特工们拿钱办事，可不能要求他们喜欢莱维，莱维是块香饽饽，他们不是。他们只是负责他的安全，只要从拉塞尔大厦回郊区别墅时换车的那七秒钟平安无事，他们就如释重负了。他们的保护对象在上车或下车的时候最危险，这是这行业的一条定律。这些经验丰富的特工一路匆匆忙忙，没有注意到那个穿着考究的年轻人跟着他们走了出来。他等到小车队从路边开走，十五秒钟后追踪车队的车跟了上去，他才走下拉塞尔大厦的大理石台阶，沿着宪法大道踽踽而行。他沿途撑开雨伞遮雨，并从上衣口袋掏出了手机。

接电话的人刻意忽略伴随预期的消息而来的傲慢态度。与此同时，他不禁对这个国会职员感到一丝轻蔑。他两个月前知道的这个人的名字，现在完全依赖这个人提供消息。

他在独立大道詹姆斯弗莱斯特联合大厦对面一辆租来的黑色雪佛兰塔荷车上耐心等待。车规规矩矩地停着，计时器上显示还有 60 分钟时间。车窗的色调还没到引起交警特别关注的程度。他在这方面经验丰富，尽管他知道自己的职业充满危险，但他不是一个会放过他可能抓住的机会的人。



他坚持这条原则,谨慎地选择停车位置。从儿童舞会和独立大道交叉口向西行驶约三英里。从这个地方,他可以清楚地看到两处红绿灯。最近的一处距离他大约只有 65 米。另一处红绿灯至少还有 200 米的距离,正好处在他的射程和个人能力范围之外。

交通信号只引起他一瞬间的兴趣,因为他所做的准备在交通高峰时段和恶劣的天气情况下,比任何其他东西都可靠。按他的脾气,他不能依靠这些红绿灯来工作,因为就他的电脑水平而言,他还没办法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交通部的信号网络。同时,另外两个变数是自然现象,一定会使特区的交通陷入瘫痪。

他的手机哗哗作响,低头看看号码。目标就在两分钟不到的车程外。

“那么,这个周末你要做什么呢?”

梅甘·劳伦斯吃了一惊,她转动座椅看着她的搭档弗兰克·贝内斯利。他们一起搭档三个月了,她感觉他是鼓足勇气才问她的。

她笑着问道:“为什么这么问?你有什么计划吗?”贝内斯利脸红了,边笑边咕哝着什么。梅甘想这个具有意大利血统的美国人说起话来这么含蓄笨拙真是好笑,但是她不能否认他相当有吸引力。这个问题有点纷扰,因为她周末有安排了。萨拉周六过六岁生日,她们母女俩非常兴奋地期待一起过生日。

梅甘把脸上的红色长发拂到脑后随便扎了个马尾,熠熠生辉的绿眼睛盯着前面的车辆和周围的景象。她默默地责怪自己心猿意马。这份工作没有谈感情的余地。另外,接下来两天她都休息,很快就有很多时间放松心情。

阿尔丹解释道:“老天,天气真糟糕。只有这样的天气才让我想起华盛顿曾经是污浊的泽国。”莱维参议员心烦意乱,目不转睛地看着国会大厦睡莲池上被风吹皱的睡莲。听证会被推迟后他的胃疼还没好,他在想是不是应该让医生来看他,一直看到下个星期。他想最好连这个工作一起辞掉。尽管他知道他退休会在精神上摧毁野心勃勃的首席顾问,但是他同时也知道,没有比退休更能让他的妻子高兴的了。最近,伊丽莎白不断暗示他搬到他们最近在弗吉尼亚连绵的群山中购买的庄园去。这座庄园跟他崇高的地位相得益彰。



尽管如此，莱维并没有对她的愿望感到反感，因为在他跨越将近三十年混乱的政治生涯中，她始终忠诚地支持他。他们的房子就在夏洛特维尔外，需要大规模重修。想到跟妻子在那里生活，她会多么享受这个过程，他心里感到暖融融的。

“参议员？”他的思绪被打断，转头看着凯文·阿尔丹，听他说道：“我们需要谈谈您下周与州长的会议。他会问您为学校筹集资金的事，我想我们应该……”

“凯文，稍后再说吧。你就让我这个老人家休息会儿吧。”莱维边开玩笑边靠到座椅上，闭上了眼睛。当他的思绪再度回到对退休生活的幻想时，车顶上雨滴轻柔的敲击声让他的意识变得模糊。汽车向右急转弯，开上了独立大道，经过一个小积水坑时溅起很多水，他都没有注意到。

从接到第二个电话那时起，黑色塔荷车里的人就迅速而高效地忙活起来，他双手稳稳地掀开盖在旁边座位那个东西上的旧毛毯，把笨重的矩形武器放到腿上，转了转锁扣，然后把光学瞄准镜调准位置，又把撞针装置也摆好了。

他手里拿的就是大名鼎鼎的 M202A1 66 毫米火箭筒，它是专为美国军队制造的，被美军称为闪光火箭炮。这个特别的武器在布拉格堡的一次实弹射击训练期间被顺手牵羊，在此之前的春季训练中，还丢了三发 M74 火箭炮。这种半自动火箭筒实际上能在四秒钟内连发四发火箭炮，但是这个只弄到三发，如果弹药和武器一起丢失，军队的调查可能还要严格得多。

火箭筒已经装备完毕，他还有二十秒钟的空余时间。他用这个时间动了动身子，同时把火箭筒的主体部分放到乘客座椅上。他把扳机扳到射击位置以后，又仔细查看了后视镜和周围的情况。透过不断冲刷着后挡风玻璃的大雨，他看到前面一辆 Suburban 车越来越近。

这个人深吸一口气再慢慢呼出来，将肩带换成一个圈穿进右手的挂钩。他打开客用门，等着看看老天是不是要饶了丹尼尔·莱维参议员的命。

非常不幸，第一个灯是绿灯，车队开始摇摇摆摆地穿过十字路口，他低声骂了一句。当他看到一辆走错道的摩托车直接在开道的 Suburban 车前转弯的时候，他感到一阵些微的放松。司机急刹车以避免撞到摩托车。腿上放着火箭筒的人听到车停下来时，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尖锐的叫声。他平静地显示了对神灵的不敬之后，又小声咕哝着感谢上帝，推开车门走上了人行道。

无线电中传来大喊大叫的声音：“持枪！起来，起来，起来！”第一辆车上的特工们争先恐后地抬起头，疯狂地搜寻发出威胁的地方。莱维参议员从浅睡中被吵醒，他一脸困惑地看着他的顾问。当他看到阿尔丹脸上慌乱的表情时，他立即转身向后车窗看去。他周围的世界完全被雨幕隔绝。直到这时他才第一次感到恐惧，动也不能动。

在肾上腺激素陡然激增的刺激下，第二辆车上年轻的司机打破静默，试图绕过第一辆车，但是急刹车使两辆车靠得太近，他把车夹在了第一辆车后面的保险杠上，迫使沉重的 SUV 汽车慢慢停了下来。这正是杀手需要的时间。他一边用眼睛寻找主要目标，一边把沉重的火箭筒稳稳地扛在肩上。他扣动扳机，第一发火箭炮呼啸着向第二辆车飞去，后面还拖着一条白烟凝结成的细细的飞行云。

参议员透过倾盆大雨看到一阵短暂的闪光，特工们还在对着无线电尖声叫喊，他就闭上了眼睛。

他看到火箭炮击中第二辆车后部之后，立即调整目标。这种 M74 火箭炮里面有 0.61 千克的加厚引火剂，一般叫做 TPA，其化学性质与白磷相似，它造成的毁灭性的后果蔚为壮观。参议员坐的那辆车变成了一堆冒着白烟燃烧的金属物，几秒钟之后前面那辆车也被击中。火箭炮弹头中释放出来的微粒射向附近的车辆和行人。一个特工在被击中前想打开后门，结果被甩出 20 米远，他烧焦的身体在潮湿的路面上扭动翻滚，过了一会儿他就气绝身亡了。

独立大道上的混乱情况简直不可思议，因为整条街都是人，他们刚吃过午饭回来。杀手已听不到受到惊吓的目击者发出的尖叫声，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后面那辆最先用无线电发出警告的车。他在五秒钟之内发了两发火箭炮，这让最后一辆车上的特工有一点时间作出反应。他能看到车上只有两个人，一个人在车轮后面。他举起火箭筒，但是马上又放了下来，因为他看到已经退出人行道的那个特工端起了冲锋枪。贝内斯利开了三枪，但是都差几英寸没有击中目标，9 毫米的子弹射进艺术和工业大楼的红砖墙中，然后他的目标躲到了塔荷车后面，他的视线被挡住了。

与此同时，拿火箭筒的男人开始感觉这是个趁机溜走的大好机会。车停的角度使他能穿过史密森学会豪普特花园直接进入国家广场。他仍躲在塔荷车后面，朝花园的入口退后两步，然后转身，穿过大门，沿着三条并排的小





路一阵猛跑。在到达通向广场外部的右转弯道前，他停下来，又拐了一个弯。他剧烈地喘息，但是当他检查火箭筒，确保最后一发火箭炮还在里面的时候，他的双手却依然稳健。然后他举起火箭筒，射出了最后一枚火箭炮。

雨越下越大，冲洗着建筑物和附近的人行道的厚厚的水帘，模糊了他们的视线，掩盖了伤者的叫唤声。在塔荷车的另一边，梅甘·劳伦斯特工小心翼翼地向左移动，以韦佛式射姿保持她的标准装备西格·绍尔 P229 直立，掩护同伴前进。贝内斯利只在车上拿下来一个半自动手枪，她的武器比他好得多，但是帮不上什么忙。梅甘命令自己保持冷静，专心注视着卡车前挡风玻璃和艺术工业大楼与旁边狭窄的小道之间逐渐变宽的间距。她没有想她六岁的女儿或者刚刚失去的密友。此时此刻，她全部的意识都放在了贝内斯利身上，他已经慢慢移到了车前面。

贝内斯利在移动到射击位置之前犹豫了一下，就在这时，梅甘听到了固体燃料火箭炮可怕的悲噪声，它正向着小路袭来，击中了塔荷车的乘客用门。她呆呆地站在原地，惊恐地看着三乙基铝把整个车都烧着了，好像车是塑料做的一样。包在 TPA 低温燃烧激活剂外面的金属在爆炸后碎成小片，深深地飞嵌到贝内斯利的脸上和胸上，梅甘听到的最后的声音就是他痛苦的嚎叫，然后她的世界就变成了一片黑暗。



1. 缅因州伊丽莎白角

在北大西洋冰冷的海水中游一个小时，再爬上 170 英尺高的坡顶并非易事。赖安·基莱最终到达崖顶空地时，却只感到有些疲劳，对此他非常高兴。欣赏了很长时间的风景后，他沿着沙石小路，迈着轻松的步伐离开了这片悬崖。不久他就在一根孤零零的栅栏柱上看到一条破烂不堪的沙滩毛巾。基莱用毛巾把一头乱蓬蓬的黑发擦干，然后继续朝小路走去。走出树林，他的房子就出现在眼前，这所房子是他十一个月以前购买的。房子有三层楼高，经过彻底改建，做工精细的法式门窗巧妙地镶嵌在雪松木瓦外观中。最近还增添了造价昂贵的石板瓦屋顶，因为外壁炉正好位于镶嵌的石露台中间。大多数石工都是赖安亲手做的，只有屋顶部分的工程做了外包。虽然他为自己能做一个杂工感到自豪，但他也承认自己技术有限。

当他走进房子的时候，通向厨房的门突然大开，一个年轻的女子冲出来，猛烈地拥抱他，将他整个人包围。

“该死，赖安，我四处找你。我有一些你绝对不想听到的消息。”她边说边笑得极富感染力。

基莱报以微笑，一如既往地为她洋溢的青春着迷。“那么，我知道你会让我们都避免麻烦，把坏消息留给你自己。”他笑着说。

他穿过洞开的房门，走进温暖的室内，她从他旁边弹跳开来。

“你绝对不会相信，”她小心翼翼地说，“我听院长说，你的出勤记录比你‘最经常喝醉的学生’还要差，这就是他的原话，我认为，然后他说……”

“凯蒂。”她还要兴奋地东拉西扯，他温柔地打断了她，好心情并未受影响，“那份工作对他比对我重要。我不担心。”基莱是缅因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偶尔会去讲课，但是他最近都没有去。尽管他越来越对教学感到厌倦，但当他从眼角偷瞄凯蒂·多诺万时，他不得不承认，教学也带来了好处。



她撅着嘴巴,好像他对她的故事不感兴趣让她不高兴了,但是她并没有装模作样很久。“亲爱的,我今天早上从六点钟开始就东奔西跑,”她说,“我要去冲个澡。”

“因为要陪伴某人吗?”他调皮地笑着问她。

“哦,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她反驳道,脸上挂着她独有的洞悉一切的笑容,“和我一起淋浴你会非常快乐,可是你根本不关心我今天是怎么过的。”

他耸耸肩:“我想我们必须采取折中的办法。我会一边把你洗干净,一边听你说这事。”

“‘把我洗干净’,嘿?你现在都这么说吗?”他张口要抗议,她已经脱下T恤扔到了他的脸上。然后她向楼上跑去,边跑边假装害怕地喊叫,赖安紧随其后也上了楼。

许久之后,他站在二楼的阳台上,端着一杯咖啡,凝视着广阔浩渺的冷灰色的海洋。他望着远处,离大海几英里的地方,好像浓密的圆块云团在以惊人的速度凝结,很快可以感觉到一阵强风刮过,云团将少量的雨水带到了陆地。如果仔细听,透过主卧里电视上播放的MSNBC公司制作的节目的声音,他还可以听到远处隆隆的雷声。各大主要新闻网都在不断报道上周发生在华盛顿的袭击案,因为他们总是倾向于报道灾难,包括自然灾害或者其他任何灾难。他抿了一口温热的咖啡,同时听到纱门滑开的声音,凯蒂在他身后走过来,用她被风吹成棕黄色的小臂轻轻环绕着他的腰,并将下巴放在了他的肩上。

“你在等电话,是吗?”

赖安闻此眉毛扬了起来。他们在一起只有半年的时间,虽然他们曾简单尴尬地聊过他过去的工作问题,但是并不常提起这个话题。他再次对她的洞察力感到惊讶。

他转过身来看着她的脸,本能地伸手抚摸她的脸颊,她的脸颊非常光滑,微微泛着金褐色的光泽。当她迷惑的蓝眼睛在他脸上搜寻答案的时候,他觉得他只能据实以告。

“我想我是在等电话。其实电话已经等到了。是我去还是不去的问题……”他转身望着正在逼近的暴风雨,“我不知道何去何从。”

她靠在他身上,轻轻地吻他的嘴唇。